

# Un seul critère de qualité pour l'Université : prépare-t-elle les élites dont le monde aura besoin demain ?

评判大学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 :它是否在培养这个世界未来所需要的精英 ?

Pierre Calame 于 2009 年 7 月 7 日在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的发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女士们、先生们:

我要谈的题目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因为只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只能谈一点思路。如果各位想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中、英、法三种文字的资料供大家参考。

1、名牌大学教育的针对性及质量标准越来越成为各类教育的共同趋向。

探索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归根到底,无非是教育的针对性问题。评判质量,的确要订立标准,但根据什么来制定标准呢?这个问题目前显得日益重要,是因为今天的中等教育甚至初等教育,它们的教育理念,都受高等教育及其评估方式的影响,越来越趋向一致。

目前的情况是,高等教育越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就越影响其他各类教育的性质。以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那时候,高等教育只培养一小部分的精英,至于其他各类教育,它们强调实用,强调技能训练,培养出来的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员。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由于某种根深蒂固思想的影响,那些名气不大的一般大学,也越来越向名牌大学教育质量看齐。

这样一来,教育质量的评估便会显得不伦不类。从很多方面看,这正应了那句中国谚语:智者指月,愚人看指。我们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所谓的质量标准生搬硬套,缺乏根据。本人认为,要从根本上去看这个问题:怎样评价高等教育的针对性?评估教育质量,应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2、要在危机中评价我们的精英教育成功与否。

我的第二个想法,评价我们培养的精英的质量,要看他们在危机当口的表现。法国一家大报《世界报》这个周末发表一篇长文,谈的是被视为教育质量巅峰的美国哈佛商学院。文章提出的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为什么这些精英们不仅仅预见不到这场危机,反而为这场危机的兴起推波助澜?”我们发现,在这个高等教育的圣殿,人们迷信的一是技术,二是短期效应。

在另一所著名高校,是法国的一所高校,去年组织了一个题为企业行为的论坛。在论坛结束时所做的结论中,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比如说:“在企业中,伦理的重要性在于声名风险。”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企业只有在其名声受到质疑时,才会关注伦理问题。这个例子让我们心痛地看到,我们的高等教育中,目的和手段居然混淆不清。

如果我们来看我们的精英们是如何面对这场刚刚才开始的危机的,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历史经验或哲学深度,还是视野开阔或伦理信仰力量,我们的精英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缺乏。而这些,恰恰正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高标准啊!

3、我们是在为未来的世界培养精英吗?

面对 1929 年那场类似的危机,杰出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其实是已成故人多年,他们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同样,在今天,经济学理论,科学方法,大学办学理念,企业制度,国家结构,民主模式,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我们的思维系统和体制层面的东西,无一不是继承于已然消失了的世界的。因此,我们很顺理成章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在为未来的世界培养精英吗?以

在我看来，这是评判大学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

这一问题，更由于大学体制所固有的惰性而变得更加严重。

大学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仅仅要知道企业明天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它要知道的是，未来三十年，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精英？在这期间里，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变化？一个大学教授是以他三十年前所形成的思维作为基础去教学生的，而他所教的学生在三十年后会成为社会的中坚，最大程度地行使他们的社会权力。这意味着，大学教给学生的思维模式与这些学生日后将面对的世界之间，相隔六十年的距离！而这六十年是世界处于激烈变动的六十年！

当今世界最严重的两种疾病，一是无力症，二是精神分裂症。无力症在气候变化时很容易观察得到。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无力症指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状况：人们知道要改变，但凭自身的力量却无法改变。至于精神分裂症，是90%到95%的人，由于受体制和职业的限制，他们的日常所为恰恰跟他们所想的相反。

#### 4、高等教育质量规范。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总结出，要评估高等教育质量，必须看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培养出未来三十年社会所需要的精英。我将归纳出四个特征。

首先，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变化的社会。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大家都反复强调这一点。然而，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人类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我们培养学生不能脱离历史发展观，假如不教会他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的大学就只能生产出一些知识社会中没有头脑的机械式的执行者。某些行业对大学的功能性定位也许就是这样的。

第二，必须让我们的学生学习系统动态学。这跟我们的学科学习截然不同。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视为人们所说的“生态-社会-技术系统”，这个社会把生态系统动态，社会系统动态和纯粹的技术系统动态——因为后者可以相对独立——组合在一起。既然社会是这样的，我们的学生就得学会怎样把三者联系起来，得弄明白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如何受这三种动态联合发展的影响的。系统的特性是把短期的稳定性跟长期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如果不能把系统短期的稳定性跟系统长期的发展动态向学生准确地描绘出来，那就根本谈不上是高等教育。

第三，在现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必须同时学习多样性和统一性。一边有过度张扬的地方主义，另一边是式微的世界主义，在两者之间，必须学习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怎样同时面对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双重动态的。

最后，也就是第四点，必须学习技术层面和伦理层面的相互依存。我们的教育，任何时代称得上教育都一样，同时是学习知识和学习做人的。本人认为，学习做人这一点，这几十年来被大大地忽视了。

#### 5、把教育摆在全球时间和空间的大环境中。

要了解这个世界，首要的事情是要学会置身其外看眼前的世界，不要以为现在即永恒。由于不了解今天世界的历史，人们会以为世界今天是这个样子，昨天也是这个样子，明天也仍然是这个样子。这种短视非常危险。在我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经学习过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和科学方法。每一次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老师没有教学生事情是怎样诞生的，在什么情景下诞生，在什么样的社会状况中诞生。由于对其历史不了解，人们就以为今天的事实会永远都那样。所以说，首先要摆脱现在即永恒的观念。这是教育质量的第一个特征。

其次，要大力发展全球规模的大讲堂，要把不同的大学联系起来，强迫自己去了解别人，了解地球上另一端的人是怎样提出同样的问题，了解他们在十分不同的环境下是怎样

迎接同样的挑战。这是“世界统一性”的一面。另一面，同时要了解多样性，知道必须去进行比较。我以法学方面的情况为例。法律人类学的一大贡献，是超越了以往那种仅限于对拉丁法系和英美法系进行比较的传统，帮助我们理解各式各样的社会是怎样成功地创立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他们自己的司法管理制度，让我们透过各种各样的具体法律形式的表象，发现法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贯功能。

第三，既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要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这两点同样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培养的精英日后将面对世界的变动及伦理方面的两难局面。任何一个担负社会责任的人，都将会遇到一些左右为难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些两难问题，只有通过案例分析，帮助我们日后更好地面对类似的窘况。两难局面的特性，是当我们面对它时，已经没有时间让你慢慢思考了。在这种情况下，知道怎样做人将起关键作用。

最后，必须学习科学方法。不仅要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要学会学习，更为基本的，是要学会思考。

## 结语

今天大学教育质量的根本问题，就是哲学家 **Edgard Morin** 在他那篇有关中学改革的报告结束时提出的问题：谁去教育教育者？

怎样培养未来的大学教授去理解并驾驭大学的变化？